

# 學 匯

日六十二月三年三十二百九千一

## 女性中心說批評

(續)

顧經昌

(二) 婚姻制度與家族之起源 母權時代之發現，可以說是女性中心說之起源，因為人們在母權時代未發現以前，簡直只曉父權而不知有母權的。所以我們要批評女性中心說，必得先在他的本原上說一下。則所謂母權時代的，可以說沒有一個社會學家及生物學家是不認他為男女性關係的混權時代的。羅百柯 Sir John Lubbock 曾說母權時代是婦女共產的時代 Communism in Women (註一) 德國的柏思德 Post 也說：「一夫一妻制是從母權時代之婦女共產派生而來的」(註二) 就是哲學家兼社會學家的斯賓塞 Spencer 也曾說過同樣的話，他雖然不承認這種極端的學說，但是他也以為上古時代男女的關係是混亂的。他還說各種婚姻制度——一妻多夫，一夫多妻，一夫一妻，亂婚，——同時並生的，不過到了最後一夫一妻制佔了最優勝的地位罷了！(註四) 這樣看來，則所謂母權時代——原始人類生活時代——並不是純母權時代，確是男女的混權時代，而非女權的佔有時代了。所以也無怪斯賓塞等要說出這樣的話來，從此我們可以曉得所謂母權時代，並不是女權的佔有時代，也並不是人類原始生活的女性，戰勝了男性或父權的原始生活之前，還有更可考的純粹母權時代，故所謂母權時代，是男女性混權時代，決不是像巴浩芬所說的「純母權」 pur e Maternal Period 時代的那種利害！

復次，我們還要曉得巴浩芬的主張，完全是從古代神史中得來的，如何瑪羅 Amazons 族，和其餘的希臘羅馬許多文學書等類，這許多書都是大半主張父權以前，還有母權的經過，巴氏便依據這許多書以增益其主張，於是才有母權 Das Mutterrecht 一書的產生。其後一八七七年，便有美國人種學家及社會學家莫根 Lewis H. Morgan 的母權學說，他曾詳細考察過北美印第安人的情形，便獨創一說以証實巴氏的主張。所以莫根曾與伊羅葛印第安人 Iroquois Indians 相處多年，知道該人種的系統，完全是以母不以父的。似這樣地實地考察家，把以前的主父權學者所不曉得的，到這個時候，可說是盡發其秘奧而與之証實了。但試問莫根所証實的，是否完全與巴氏之說相符合呢？不，莫根雖說這許多地方是古代完全母權時代之証實

然而他仍歸結到因為古代男女關係混亂的緣故。所以不能推求出一父的系統，而只有「母的系統」了。這樣，我們就不難歸結到一個結論，聽得巴浩芬的主張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只因巴氏所主張，僅於古代神史中得來，却並沒有像莫根一樣實證過他的臆說，而莫根已實證過的事實，却又與巴氏的主張不相符合，否則，他何以必得歸結到古代男女生活是混亂的呢？

以上所說，已把印第安人及伊羅葛人的生活，實證巴浩芬的主張是誤認的。但是文化最低度的民族，還不是印第安人，伊羅葛人，乃是天涯海角僻處深山的野蠻人，所以我們還須把這許多野蠻人們的生活，來證實我們的臆說。因為他們的生活，純任天然，不知耕種，不知利用自然界的，所以這種人的生活，也未嘗給世界演進之潮流所洗滌過，也未嘗為時代的轉變稍變其固有的生活，所以這種人的生活，到現在還保有古代生活的風味而未嘗改變。因此我們正可以藉這幾種民族的生活來證明古代原始生活的情形。例如南非洲好望角附近的野人 Bushmen，錫蘭島的威達士番 Veddals，及南美的福來安人，這都可以算得野蠻的人類了，而他們的生活——婚姻制——全行是一夫一妻的。但這種一夫一妻制不同於父權時代的一夫一妻制，不過是偶合的一夫一妻制罷了。從可知這許多地方的生活並不是母權的或父權的，却是父母混權的——一夫一妻的——，這種生活，不消說是巴氏所不能證實的了。

這許多赤裸裸未開化民族的生活，已給我們一個確實的證據了。我們根據了這種事實，便不難想見古代的婚姻制是男女並權的一夫一妻制，決不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因為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是男權或女權的，並不是男女並權的。關於這層，魏士德馬克已在他手裏的「人類婚姻史」上說過了。

他說：「在野蠻民族中，決沒有亂婚的事，社會進步以後，反有亂婚的事實了。」（註五）同樣，愛爾曼德在他「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上關於古代亂婚的臆說已詳細證實過了。（註六）

所以我們可以說人類的原始生活，決不是男權的或母權的，因為古代的婚姻制，已昭示我們說是男女並權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的。於是我們便曉得人類的原始生活。決不是女性中心的——！女權——！，而是男女性並權的。因此，則女性中心之說，已失其最後的根據了。如此，則巴浩芬之母權說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女性中心說也難於產生了。

## 科學的革命

（相對論研究）（續）  
（未完）

法國露霞諾爾曼著  
老梅 譯意

11, 90-9-100

凡存於地球上的東西，不是常有一定不變的長度，依其時時刻刻的速度，可以說變其長度。

如有尺度在案上，由其兩端發光，到吾人眼網膜上，尺度如用速度輕輕溜過時，吾人就是用通常弱速力之光，不能認定其長度。若「拉玉姆」一秒間百萬英里米達速度的光，到底不能用肉眼認定他了。

古時「哈里來」，「遺地球儀」說出地球是自轉的圓球，已驚倒一世的科學界。現在愛因斯坦所投的「相對性原理」這樣炸彈，更是駭人。是有更還元的人們，想這地球是扁平的東西，這個是錯誤了。（按此即啓人懷疑地球說一要點，但非扁平。乃四面耳。所以扁平說也是

錯誤。)

同樣，我們從前總想長，寬及時間，當是一定不變的東西。不妨備這根本觀念，被天才兒愛因斯坦一下子顛覆了。他講：

「凡東西的長及寬，依觀測者運動的速度如何而變化的。」

因此，例如從來數學，閉閉錯誤的。算式，也不為

誤。這話有時說得下去。

依計算，一秒間到二十六萬啓羅米達的速度，動的尺度，比較靜止的尺度是要短些。所以物體的長和寬，依觀測者速度如何，才能定。和這相同的，就是急回轉的圓球，不諳不知間變化成了橢圓形了。最好證例，莫過於我們住的地球，所以講：這地球若幾千回轉以上的轉起來，恐怕要變成細長的橢圓，懸在天空了。

又飛行機，若用非常速度，飛行起來，要變成扁平菱形的東西。

(未完)

★ ★ ★

## 社會哲學

(續)

之嘉

自然的狀態除了在壞的意義上對於他「野蠻人」沒有道德的表示，颶風黑夜，地震同他，以至空氣和地球的暗些現象，都使他充滿了遊移驚駭之心。這種驚駭常是很強的，在他方面自然的較為光明之現象，我們由他得到如今之幸福的一大部分，在他則不會興起其熱誠。太陽花草，河光湖色。和一切我們覺得在自然界中如此美麗的東西，他都不覺得有什麼美麗。如果自然的狀態適合他對於食物的尋獲，他便心滿意足，再無別願了。如果他反背他，他便沮喪。如果他們變異，他便惶恐，惶恐誠然就是野蠻人心中最出著道德的機能。

原人也幾乎都常常在爭鬥之中，我們所知在鴻濛時代的種族，

學 匯

沒有經過戰勝與征服的時期實在很少。每族都要飲他族的血，和平景象幾非所聞，戰爭的開門，常常開着。人口雖無論如何希疎，地方既如此遠隔和分離，所以血戰的情景，便隨可以爆發，喀達的詩所謂「沙漠之地，常有戰爭」，自然是這種真理的感發所喚起來的，由真正的野蠻時代，以經各種未開化的時期，戰爭是流行的狀況，而人類也常常為內外的各種戰爭所驅使。當戰爭停息的時候，又有姓氏家族互相殺戮決鬥，所以那時常是紛紛擾擾，和平與安樂是沒有聽見的。就是社會，早已進到工業時期，而因為強者利用弱者，遂改令大多數的平民中生出「生存競爭」來，這種景象，毫無掩飾，非如動物界那樣，還有與和平相類的地方，過度的苦工貧乏之汚穢，和慘痛，真令地球上。各國的觀察者驚愕欲絕！

在所有這些痛苦經濟之時期和狀況，動物與人類只承認官能的要。至於那些關於感情的如不是全然不懂，就是蕩然否認，恐懼與駭怕，都是保全種族的工具。那時以為一切的戰爭，都是神聖的戰爭與波作浪，都是要求他的「神明華胃」，免至為「大羊賤種」所吞噬風俗的權力，都是上帝賦予的，政治的專制，則拿國家命令之招牌為之辯護，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都揚言是天然的，所以為社會秩序的福利起見，就必定要甘受。苦工和貧乏都是人口的結果，而人口必要增加，不然那種族的恐怕危亡了，無論何處或何時。他們所依賴的要求的只是官能道德和宗教的導師，教人要順受人生的一切禍患，其所表同合含包的理由，就是以爲若不如此生存就危險了，如果生存滅亡，萬物都滅亡了。

(未完)

★ ★ ★

# 罪案

(續)

老梅

## 同官遇舊——忍耐等候

第二天，到同官，(同官和道關音相似，土人叫做北同官。)城內有坐轎店，友人張東生在裡面主事，見大家來了，很歡迎。關臣告他，我們盤費不足，他慨然答應籌備，先預備飯供大家吃，我打聽道關消息，他說：「前兩天。還有一次惡戰，互有勝負。現在道關仍歸敵軍占領，陝軍駐扎華陰，張翼初親臨前敵，陳伯生張伯英也在此地匆匆統軍到醴泉方面，抵抗甘軍，也有一場惡戰，嚴小泉有陣亡消息，可惜失一員猛將！」我問他知道共和告成消息麼？答不知。我道：「我還得走一遭。」對大家說知，能以速免戰禍才好！」東生說：「不忙，在此間休息半天再走！」玉青打聽得此地有一福音堂，內有一群牧師，是蒲州人，他在蒲州教會讀書時，認得他，所以想見他一面。我便同玉青劉某，俱到那福音堂，問守門的，「薛牧師可在？」答：「在哩！請進去！」到裏邊看見一位老先生，在一張方桌傍邊坐定，桌面上放幾本聖經，(新舊約全書，)見我們來，連忙讓坐，却像不認識的樣子。玉青笑說：「牧師不認得我麼？」一面說，一面卸去風帽，露出女裝那牧師才恍然大悟說：「你是閩大姑娘！這樣裝束起來，我不敢認了，你父親好罷！」又指着我道：「這位是景先生吧！」我點頭，玉青謝問轉詢 老先生平安，並問他今年回家否？他說：「我不能回去。因為外國牧師都走了，把一切東西交我接管，其餘的教友都回家過年去了我怎麼能走的開呢！唉！前天接家信，說我那女兒要出嫁，非我回家不能過門，我又不能回家，你們要回去過蒲州，給我帶一句口信，對我那女兒說，我暫時回不得家，勸他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四字，把大家說的想法不敢笑，老先生却很掛重的又講了

一次，劉某出門，對我們說：「我們對於共和，怕不能忍耐等候吧！」

## 法蘭西無政府黨大會記要

(續)

以後對於國際問題，農人問題，經過幾點鐘的辯論後，得到以下的決議：  
 無政府黨時常預備着去催促一切強權制度的滅亡，想以他們無政府理想去激勵一般平民，參入一切不息的平民運動，  
 拒絕一切與強權和壟斷有關係的方法，他們盡自己的能力去促成以自由消費為勞工組織的革命，  
 無政府黨照釋義上說來：是反對國家黨，所以無論為暫時或永久的，不能保存施行任何種的方法為勞動代價，  
 這是當然的，一種革命若是沒有一點無政府的色彩，那時我們所將受的金錢束縛與現在所已受的金錢束縛無差別，  
 倘若將近的革命不能實行無政府，或者仍舊保存某種形式的社會強權，無政府黨仍舊繼續他們教育的事業，並要增加他們革命的努力去推翻一切新式的壓迫，  
 以上幾種大的問題，和明年國際會議問題議定後，福爾君演說會詞，語氣甚激勵，於是到會各代表都很快樂的離開了會場，(詳詳情形見二零三號的「自由報」)

(完)

★ ★ ★

## 一個女子給她朋友的一封信

(續)

履謙

他們倆個聽着這麼歌兒，又聽着這些小朋友自然的聲音，他們倆個就只顧聽。忘却了他們討菜種的工作。足足等這個自然的小朋友放學散了，太陽西墜，微星將出，月色隱隱於天空，羣鳥已盡山林合水聲相碰合時，他們倆才携着手兒，足踐草地，跳跳躍躍的一路唱回那屋裏來，那時月影從雲裏鑽了出來，微星点点的附於天空，鄉村裏作工的朋友都回家休息了，他倆一到屋裏，他們的父母親都同聲的罵說：「你倆個今天出去討的菜，種在那裡，快快拿出，明晨好預備下種，你倆爲什麼今天這麼暗方回來呵，下次像這樣就要討打了，快將菜種拿出來。」他倆這時駭着了，不敢發一言，才知道忘却了討菜種的事情沒有做，後來被他的父母親罵的急了，要拿竹棍子來抽他們倆個了，姐姐才流着淚的說：「我們出去討菜種，走到一個村邊門外，聽着那些讀書的聲音，聽一些小朋友唱歌，我和弟弟倆個從沒有聽見過，我倆就在那裡呆了半天，於是就忘却了討菜種，所以我們還暗裡回來。」話說完了，他們的父母親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強着帶怒的顏色罵他倆說：「讀書是那些老爺們和官府們的子弟纔可享受的，像我們這樣窮苦的人家，怎能說讀書二字，芳姑：况你又是女孩子，你這麼樓大了，不久，你就不能住在屋裏了，你去聽那些做什麼，下次，別再這樣了。」他倆受了這一翻罵，很不高興，很失望極了，只得悄悄的走到屋裏去睡了。

第二天，他倆還未待晨熾發白，月色還未消去的時節，他倆就扒了起來走到月光底下，依着屋後那幾棵柳樹，坐在碧綠的草上，他倆就開始講起昨天的話來了。

學 涯

「弟弟！昨天那個歌兒，你還記得不？」

「姐姐！你還要提昨天的事，你看我們昨天回家來，爹爹和媽媽是怎樣的罵我們呵，你別提昨天的事了，恐爹爹和媽媽聽着，又要打我們咧！我們別講這些話，我們索性在這兒玩到天明罷。」

「你記得那個歌麼？！我現在忘却了幾個字，請你告訴我吧。」

「我這是記得的，我還照樣的唱得出來，不過我怕爹爹和媽媽聽着了。」

「爹爹和媽媽他倆睡着了，他兩聽不見的，你唱給我聽吧，你唱完了，我還將我學做那個小朋友的歌兒編的一個歌唱給你聽，弟弟你說好不？快唱小朋友的歌兒給我聽。」

他的弟弟聽了這些話，手撫摩着綠融融的小草，身靠近柳樹，面龐仰視着月圓將沒的天空，撥動心弦，同那和風徐徐的唱了出來，唱完，他就請他姐姐將纔說那個歌唱及他聽，他的姐姐，沉默了一會兒，略略的咳了幾聲嗽，漫漫的一字一字從聲帶裏放出，衝口腔而流瀉於空間，他遂歌着：

「大姐姐小弟弟！

共同工作當遊戲，

我掘土窩，

你撒種子，

一齊做菜，

一齊澆澆，

你也不愁，

我也不愁，

大姐姐！小弟弟！

你我一日同葬在荒邱，

樂！樂！  
 好快活！  
 任你生神怎樣虐待；  
 憑你死神怎樣侵襲；  
 憑你好鳥怎樣歌唱；  
 總不能範圍我們倆個，」

☆ ☆ ☆  
**送介一之南洋**

「最高樓」  
 別離去，事却極平常，  
 情却極難忘！  
 今日征輪發京浦，  
 明日關山非故鄉？  
 望天涯，  
 烟渺渺，  
 水茫茫。  
 欲不訴心頭如有結，  
 欲細訴喉頭先哽咽，  
 偏這事，惱人腸，  
 魂兒不禁隨君影，  
 淚兒不禁濕君裳，  
 願為風，  
 送君去，

(未完)

曼衍

到南洋，

☆ ☆ ☆  
**夜的寂靜**

沉默的夜，  
 淨寂的夜，  
 光波的流轉，  
 變成了黑漆的天宇，  
 變成了暗淡的世界，  
 隱隱的微光。  
 深深的暮氣，  
 早已是彌滿太空，  
 充塞了大地。  
 啊夜的權威呵！  
 那怕是燦光花影，  
 電閃雷鳴，  
 那怕是銅壁輝煌，  
 掛滿了萬盞燈，  
 必豈是墨暗層層，  
 破不了「夜的寂靜」。

曼生

**常識**

(續) 曉天

益

鹽為我們人類以及各高等動物主要食料，為生理上所必須！吾人

每人每年直接食食物中所用之鹽，大約二十磅，即約為身體重量十分之一，其他動物每年所食之鹽，亦與其身體為比例，亦約為十分之一之比，食草獸所食之鹽，即在青草及樹葉中，食肉獸則得之於其所食動物血液，此外尚有某種動物吸取鹽水於礦泉，如鹽泉距離甚遠，則雖跑至數百里外，亦不以為勞，蓋其生理上要求也鹽之關係為何如！吾們能不知乎？今述鹽之大概及所以與吾人之關係如下：

鹽之存在：鹽在自然界中甚多，分布亦甚廣，世界各處，殆無處無之，總其來源，約分為三：海水中，岩鹽，泉噴井鹽，海水中含鹽甚多，蓋因鹽極易溶解，陸上之鹽，溶解於雨水河流中，沖積而入海洋，海洋之水，復蒸發變為雲雨，雨復沖積地上之鹽分注河流，又歸於海，如是循環不已，經過若干年代，海水遂成鹹水。海水含鹽最多者，莫如死海，死海水大約含鹽百分之六。五。鹽湖井鹽溶液其濃，幾至飽和，採自礦中之鹽，即為岩鹽。泉自鹽礦流出，即含有鹽故為鹽泉。吾人身體中各組織亦有少許之鹽。世界產鹽之地，著名者如澳大利亞之威利薩鹽礦，長五百英里，寬二十英里，厚千二百英尺，今已開採六百年矣。在德國之斯德施否德其岩層之厚，超過三千英尺，而此岩層離地面至八百三十二英尺深。在英則支斯德爾，蘭加斯得爾，在美紐約，密執安，及安別衣危阿皆甚著名。美國每年產鹽五百萬噸，大約當全世界每年所產四分之一。吾國產鹽亦甚多，而產鹽之區有十餘處。吾等不可不注意之。

(未完)

## ★ 劇歌 ★ 商亡之後

### 第一幕 東海之濱

學 編

明 誠

佈景 場右雜種棉槐，樹下綠草如茵，野花叢生，場左平曠地，阿陸橋橫，平蕪十里，場後現出大海，波濤接天，渺無涯際。

彭威之女，年約十八九，青白衣裳，顏色頗頹，形容枯槁，斜倚一樹，注目海中，似有深思，開幕後，約三四分鐘，乃曼聲悲歌：

汙濁的黃河灘，那兒有時候會停；

萬惡的君王，怎麼能致天下於太平？

我生之初，到還也比較的小靜，

我生之後，竟親逢着這百凶；

咀咒不去的這悲慘的命運，

要如何的措設此身。

嫉俗厭世的高士呀，——我的父親，

黃河裡超渡了他悲苦的生命；

可憐老母也因此鬱抑而殞，

如今她墳上的荆棘早已叢生，

只得得我子身飄泊——

飄泊到這東海之濱。

★ 牧野的同胞的血液呀，可曾流到了

東海的波浪，染成這樣的鮮紅；

我的淚呀兒呀，或許是小小的泉源，

助成他這樣的洶湧。

怪道那海岸一天天地剝滑了，

年年的血淚，還是年年的添增

學 稿 劉 四 氏 之 稿 採 錄

##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為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佳作。常思都成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藏書不多，空存此事於腦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不勇於掛漏，今特發一癡願，開此欄於「學圃」中，請同人讀古今明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代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篇幅豐足時，再行編訂，老梅特白。

### 秋懷

明 鈕榮

西風颯涼冷，衣被應裝緊，妻兒負單夾，秋歎當我前，問我我不聽，四顧空茫然。南鄰貧徹骨，北里富重天，造物本不齊，豈復關愚賢？

(此寫平民無衣之苦、而深慨於社會之不平、)

### 發衣襪引

明 劉誠

發無絮河，河北賊多，賊多猶可，兵多奈何？

(平民苦兵，甚於苦賊、今猶古也。)

### 吳謳

明 張綱孫

寶纈未云已，府帖重徵新，昨朝銀花布、今日金花銀。侵晨過城府，遑遑逼鄰都！一身應重役，奔走無定農。父母生我時。胡不百我身？

賤軀被筆楚，苦切難具陳，專為乞市。

## 介紹新刊

「農人之友」第二期又出版了。熱心農村罷！

發行處：北京北池子門鶴坑八號

## 小通信

宋仙，飛迅，夢萊：你們現住何處，？請告我吧

叔助

「互助」的編輯先生：

貴社所刊行的出版物，我們奉讀過好極了，請「農人之友」二號已出版，當儘先奉上祝努力！

朋友們：我們正搜羅劇本，要求你們如果收藏有好的劇本，請寄給我

我們練習，抄後即登還，

新浦東報社：請把「互助月刊」和前途半月刊」各寄一份我，需錢若干，即寄。

莫省吾。：請寄門所出的書給我。

賴愚：「我的通信處在：北京，南橫街戲劇專校」，

亦雲：我由宋仙向我說：你們組織有月刊一種，今請你們於出時寄數份於我嗎？通信處：成都四聖祠北街十號劉叔助收。



此地曰文淵翰藪  
龍鱗鳳毛然後  
知六經而外何  
莫非書

跋

百中

讀學匯誌



